

山坡上的女艺术家

对庆丰来说 每一个早晨都一样。醒来的时间一样。地点也总是一样。包括躺在身边的妻子都一样。醒来这件事十年如一日，就像一尊不变的雕塑。当他仰面朝向他的天花板，心就会想：天花板是他的 床是他的 旁边的妻子也是他的 他拥有的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用左手抚摸起妻子的手臂，从肩膀开始，一直摸到肘部。隔着一层内衣 鬼知道他想摸出什么感觉来。最可恶的是，庆丰觉得每次抚摸妻子的感觉居然也一样。

这时候他的妻子扭了扭身子，有了动静。对于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早晨 他总是非常有把握 他知道自己妻子马上就要醒过来了。他收回了自己的手，他想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钟 窗外有多少只麻雀在叫 其中有哪些麻雀羽毛漆黑 就像乌鸦一样 而另外一些头顶上有白颜色的鸟是否停留在树梢的最顶端 天哪 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昨天晚上又看到她了。”庆丰说。他知道此时他的妻子已经醒了过来 并且能听到他所说的话。“她就坐在那个山坡上 还是老姿势 接着从一边跳跃到另外一边，手臂张开——她的手臂纤细 就像一只猴子 或者说是长臂猿。或者是另外一种猴子。”

妻子嗯了一声 并不接话 也不问问题。她似乎没有兴趣 并且显得有些不快。

可是庆丰还在继续：“她又出现在那个山坡上，我看到她了。你说我怎么又看到她了？她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至少不是白的。在月光下，她有时候坐着，但是她更喜欢飞翔和跳跃……你说我怎么又看见她了？”他继续说道。

“可是你又没叫我。”妻子的声音矫情而含糊。她转了个身子，把手勾向庆丰，妻子希望她的手风情万种，但是庆丰并没有这样觉得。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巧 天天晚上看到她？”

“可是我没有一天能看到！”妻子终于开始大声说话。

庆丰的脸上开始笑了。“是昨天……晚上我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的。我当然想叫上你 可是当我上完厕所以后 她就消失不见了。你要知道，我本来是想叫你的。但是正当我想叫你一起看的时候，那时候她就不见了。”

“她可真像一个鬼！”

“对 而且她似乎总要避开你 你说这是为什么？”庆丰发现妻子并无反应，微微的叹了口气。“要是你有晚上上厕所的习惯，你迟早会看到她的。”说完这句话他就又开始面带微笑，他正在产生一种快感，原因是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或者在他看来，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并且正在独自享受这个秘密给他带来的巨大快乐。

“哎……其实……我昨天其实也上了厕所。”妻子突然咕哝着，“怎么我没有看见呢？”妻子的眼睛开始睁开了 就像一个婴儿那样睁开了，并且眼神迷茫而又无所谓。她抬腕看了看手表，她总是不脱手表就睡下。庆丰告诉她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这块手表总要硌住或者弄疼庆丰的这里和那里。她看了看手表，决定继续睡。

“你真的上了厕所而没看见她？”庆丰疑惑地问。他简直有点紧张。

“我才没注意 我可被憋死了。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水。我才没注意窗外，根本没往外面看！求你别吵了……让我就再睡一会儿 好么？”

庆丰好像又不紧张了。

庆丰率先起床。在起床之前他拧了拧妻子的脸颊 仿佛这样就

能把妻子昨天晚上喝下去的水从脸上拧出来。后来他起身穿上了毛衣，坐在阳台上抽了根烟。阳台正对着对面的小山坡，这不得不说是个拥有美好风景的地方。也许这一刻对庆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用来对昨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加以充实更多具体的东西。

但是妻子在他的背后不停地叫：“快刷牙 快去刷牙。”这才让庆丰走进了他们家的盥洗室。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脸，左右不停的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他反复地打量自己的左右两面，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妻子不久后也进入了盥洗室。

“她就是站在那边……跳么？”妻子手指着盥洗室的窗外。

“对。”

“让我好好看看，都是些杂草，不知道那个女人晚上呆在那边都在干什么？呃……你说她是从哪条路走到那个山坡上的？又从哪条路下山？”

庆丰对妻子的好奇心感到满意。“我可没去过那边。但是小时候我就听说那上面有些古怪的坟墓，吓人的很。我打小就听老人家说他们总是说‘别去那边玩 别去那边玩’。问问他们原因 他们其实也一无所知。”

“不对 他们很可能是知道的 但是不能泄漏天机！”庆丰突然又对妻子的话语满意起来。

妻子继续说：“不如我们现在去看看吧。我猜想那个山坡一定很好玩，我想那些树下会有些好玩的东西。”妻子就和庆丰并排站着眺望窗对面的那个山坡。

“可我们……怎么过河？”庆丰现在已经肯定妻子彻底的对对面的山坡以及山坡上会出现的女人开始感兴趣。这一点很好。他想。

“我就从窗口跳出去，直接跳到对面的山上！”妻子欢快地说。

“见鬼 你疯掉了。”庆丰发觉原来妻子正在开无聊的玩笑。他兴致索然，开始刷牙。不久之后他吐出了一口牙膏水，擦了一把脸，吃了面包，喝了牛奶，然后就匆匆忙忙出了门。

等庆丰出门以后，他的妻子开始看电视。她总是这样，一年四季就在电视机面前度过。电视机能给她太多的东西，欢笑、哭泣、惊

奇，不俗……所有庆丰没有给她的，她就从电视机这边要。她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机。她嗑瓜子把牙齿都嗑坏掉了。但是她对自己的牙齿并不关心。比起电视机里面的故事，牙齿实在是显得太没意思。

看了一天电视机以后，傍晚庆丰的妻子开始坐在电视机前面等候庆丰回来。门铃一旦响起来，她就下意识去开门。条件反射，差不多就是这样。

庆丰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因为收入稳定并且不低，他在两年前要求妻子不再出去工作。他认为把自己的妻子安置在家里是对妻子最大的爱护。对妻子热爱看电视剧这一点，他更为欣赏。只是他有点不明白她为什么看电视剧看两年都不会生厌。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活就像螺丝拧紧的发条机器，按部就班，整齐划一。这当然就是他所希望的。他的理想状态也许就是如此。但是有什么正在改变他的理想，但尚未改变他的生活？庆丰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似乎这一切、原本他希望的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改变。

下班回来的时候庆丰这样想，突然间觉得有点乏味可陈。但他还有更大的快感。这一点让庆丰感到知足。这种满足感对庆丰来说也许是关键的。

作为庆丰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丈夫没有更大的奢求。如果一切平静如水，电视剧不断地在拍下去和播出来，生活也该继续。应当如此。只要庆丰的妻子不把自己的牙齿完全嗑破，她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即使她的牙齿完全嗑破了，那又会怎么样呢？妻子觉得这是一个无聊的假设。她特地到盥洗室着重检查了她的牙齿。还不算太坏。这一点让庆丰的妻子感到满足。她今天喝了很多的茶，当然还有咖啡，她已经把一个月之内的茶和咖啡的消费量在一天之内消费掉了。从早上重播的电视剧一直看到晚上的黄金剧场，她必须不停地喝水，她很清楚这样做是为什么。阳光照进漂亮的屋子，在刺眼的阳光下喝水；电视剧的插曲悲伤动人，在电视机的射线前面不停地喝水。喝水和做爱是保持青春的两大秘诀？今天晚上她突然想到不停喝水这个行为能一箭双雕，她控制着水分缓慢流入肠胃。半夜她一定能上一个厕所。光这一点，也能让她兴奋。比茶叶和咖啡因更令人兴奋。现在她真想知道半夜会观看到什么样的

现象。为此她还使用了仅有的一点想像力。

庆丰回家以后一切基本照旧。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惟一的不同之处是晚餐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没有说很多话。也许平时就是这样。但新想法诞生以后，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崭新念头，都会使各自说不出话，这时候心情也许有点微妙。在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庆丰和他的妻子相拥入睡。但是现在他们终于可以避免尴尬了。有谁会喜欢尴尬呢？两人都更为焦急地等待着半夜的观赏。就像电台里预告了一场天象。

首先是庆丰没有睡着。他发现今天的妻子有些不对劲，她在不停地翻身。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庆丰有些不满。也许正因为受到了干扰，他变得焦躁。他转过头试图盯着他的妻子。但是妻子也正好面对着他。

“还不睡 这是怎么了？”庆丰觉得不安。他所希望的（也许就是他亲手制定的）秩序正在被打乱。如果没有一点夫妻之间的活动，他的妻子总能很快睡着。但今天又有点不同。

妻子首先并不愿意表露痕迹。也许隐瞒一点想法会对夫妻双方带来更大的刺激。但是庆丰并不这样想。

“我知道你还没有睡着，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睡着。”

妻子当然还想继续伪装。这并不显得卑鄙。她轻微的“嗯”了一声。

庆丰叹了一口气。他经常这样做，他现在要让他的妻子明白他现在正在失望之中。

“你应该回答我的话……真的睡着了？”庆丰并不打算放弃，但也显得对自己的判断有些犹豫不决。

现在妻子不再翻身。她还真能装打呼。

“呼哈呼哈……吁……”

庆丰突然觉得可笑。他妻子原来是这么打呼的，他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

时间快到了。这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心照不宣。首先是庆丰半夜起床（他并没有在之前睡着过），他现在的目的是去阳台，当然也要光顾一下卫生间。

妻子如释重负。稍等片刻（这是经过妻子计算过的时间么？）

她也起来了。她看到了她的丈夫走向了阳台。可是他们相遇的地方却是在卫生间门口。庆丰不可能没有察觉到妻子起床所发出的必要的声响。

“啊，你也起来了。”庆丰说。

“是啊，我看你看了好一会儿了。我忍不住也跑出来看那个神秘的山坡女郎。在哪啊，在哪啊？”她蹦蹦跳跳的样子让庆丰有点不解。但是这也让庆丰有点难堪。他难堪的原因是他并不知道妻子会在此刻醒来，就像他并没有料到妻子在床上没有睡着一样。

“噢……就在那边。”庆丰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看吧。她……现在正坐在那边，她细长的手臂……拿着什么东西，嗯，好像是一枝画笔。她……今天居然在画画？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庆丰说。

“你等等，在哪个位置？”妻子揉了揉眼睛。

“就在那边。喏。她平时就是跳舞，好像什么样的舞蹈她都会。刚刚还跳了一段呢。她跳舞如同天仙一样，就像你看的《西游记》，她跳舞如同那里面的仙女。”

“啊，在哪，我还是没看到啊。你指给我看，快点快点。”妻子在窗口东张西望，但似乎毫无所获。现在她在看庆丰的目光，希望能循着它的眼光找到那个画家和舞蹈家。

“呃……真奇怪，你听到声音了么？”庆丰突然问妻子。

“啊？声音？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声音。是对面树林里的鸟鸣么？”

“不是她的歌声。现在那个女人站起来了。她在唱歌，你真的没听到？”庆丰没有转过脑袋，他只是问，就如同在问窗户一样。

“没有什么歌声啊。我听到的是鸟叫，奇怪的鸟叫。但是很微弱。根本不像人唱的歌啊。”

“不，你可能没有听到。你说的鸟叫应该是你的耳鸣。她确实是在唱歌，你为什么听不到？”

“我怎么会有耳鸣？”妻子不解地问，“你知道我没有耳鸣，你有耳鸣。”

“噢，是么？不过她唱得确实不响亮。如果晚上唱得那么响，会把邻居们都吵醒的。你看，邻居们没有被吵醒。她唱得并不响亮，你

听不到是正常的。”

“但我至少应该看到啊。妻子怎么都没有看到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影。鬼影都没有。”你今天有点奇怪。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不。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应该能看到的——她现在在已经不唱歌了。她又坐了下来。哈哈。她现在又在跳舞了。这回你看到了么？”庆丰有点高兴了。

妻子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但是毫无收获。是那些树影么。不是。一点儿风也没有。所以树叶根本没有摇动。庆丰，你在撒谎么？妻子在心中这样问。但是庆丰坚毅的目光还在注视着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看来如此确定毋庸置疑。

“别搞了。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女人在跳舞。在画画。在唱歌！”妻子对庆丰的奇怪言行有点生气。

“怎么没有。我都看到了。你还说没有？”庆丰反问的语气变得很重。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还说有？”妻子当然更有理由。她完全相信自己的视力和观察能力。即使常年看电视，除了牙齿，她也没有伤害到任何器官。她甚至能在卫生间里和阳台上看电视，她觉得自己的眼神太好了，但是她在对面山坡上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怎么不相信我？”庆丰显得更为生气。

“你根本是在骗我。我什么都看不见。你却在这莫名其妙地骗我。你有毛病！”妻子为了观看有关庆丰跟她描述的景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包括她喝了那么多水，但是一切似乎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她当然很失望。她甚至有点气急败坏。

“你这个蠢货！”庆丰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愤怒着骂道。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不相信自己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她看不到。他心想妻子一定是因为别的，或者是借机行事。早早地就盼着这样一次机会。他无法忍受一个心怀鬼胎早有预谋的妻子。有别的男人正在跟她偷偷交往。可能已经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这可让庆丰忍无可忍，怒无更怒。可他有什么证据？他只知道他的妻子整天呆在家里。但她除了看电视之外就不能干点别的？她一定会干点别的。他如此确信。打电话？写情书？就算她出门几趟，庆丰他也不可能知

道。她真的对电视剧有那么大兴趣？鬼才相信。

“你……”妻子指着庆丰的鼻子。

“滚开！你这个庸俗的女人！”庆丰推开妻子的手。

“啊？李庆丰！你居然说我庸俗……”

“哈。对。我就是说你庸俗。我还没有用更准确的形容词。好吃懒做、整天看电视剧、还跟别的男人……”

一整天喝下去的水并没有让妻子有上厕所的感觉，但增加了许多唾沫星子。她喷出的唾沫星子正在阻止庆丰把话说下去。“李庆丰，你把话说清楚！”

“我要离开你这个庸俗的女人！我要到对面的山坡上去找那个艺术家！艺术家！你懂么？你不懂，你是个庸俗的女人！”庆丰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和对妻子的控制，说出了这些话以后，现在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真的要走么？可是他正在往门口走去。

此时妻子迅速地脱下了手腕上常年没有脱下的手表。

但是庆丰的动作更快。他走路如奔，他甚至已经打开了门。

“见你的鬼去！”她使劲地把手表扔向庆丰。但是却被庆丰摔下的门阻挡了去路。手表与门重重地相撞，发出了哐当的声音。接着手表又与地板相撞，第二次发出哐当的声音。这块手表是庆丰早年追求妻子的时候送给妻子的礼物，妻子还记得庆丰那时候深情款款地告诉她，要她爱他的时候永远地戴着它。庆丰摔门而出后，妻子一屁股坐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她双手搂住双肩。开始她痛哭了一会儿，但是后来她又走回到窗台，双眼红肿地整个晚上都在注视着对面的山坡。

庆丰一去不回。接连三天都没有去上班，也没有回家。公司连续打电话到庆丰的家，妻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他身体不舒服。而村里所有的人都以为庆丰出差了。妻子找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各种棚户、杂草堆和灶头内部，都没有发现他。后来大家才知道庆丰是出走后失踪了。这个男人突然的失踪给人们带来了不少话题。但他温存的妻子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情。她知道惟一还没有找过的地方就是对面的山坡，隔着一条河的山坡。

妻子在每一个晚上打开窗户。她向后山眺望而去，有一天她终于看到了对面山坡上的女艺术家正在翩翩起舞。由于长时间的流

泪 她的眼睛无法退肿。她看到的几乎全是叠影。对她而言 那是一种双人的国标舞。

原载《海峡》2004 年第 2 期

马口鱼

▼
张万新

我和老包坐在露天茶馆里。已经初冬了，很冷。茶馆里只有几位散客。我们都不敢打瞌睡，怕感冒。茶馆的伙计冷得直哆嗦，水壶嘴一翘一翘的，水满盖碗，也洒了一桌子。老包想发火，伙计不像平时那样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而是说：“好冷。”扯下抹布，舞了一圈，桌子又干净了。老包缩回脖子，用脚踢湿了的报纸，踢歪了比尔·盖茨的脸。他说：“狗日的，最有钱的人。”我说：“我晓得迟早会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钱，这个人只要发明治近视的灵药，立刻就富甲天下。”老包说：“那是肯定的。说不定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都会专题报道他的家乡。至少，诺贝尔医学奖是他的了。”我说：“他转身就创设一个更大的奖，发给诺贝尔奖评委会和瑞典王室，奖励他们的鲁莽行为。”我们说这些话时，都想把脸上的眼镜砸了。老包说：“老子恨透这架微型自行车似的装饰品。近视真他妈的害人。我爸是老眼镜，镜片像啤酒瓶底，正面看，目光像两根针。四十年前，他差点把自己送进虎口，他以为那是个穿花衣服的农民躺在岩石上。”我说：“我爸还不是一样的。三十年前，‘文革’闹得正凶，他念红头文件时，把单位新领导的名字念成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你说，吴思虑和吴恩虎差别大不大？”老包说：“差别不大，我可

能都会读错。结果呢？”我说：“当然挨整了，而且是往死里整。发配去西水河放木筏，洪水滔天的，他连木筏的边缘都看不清楚，等于派他去送死。我那时十二岁，长得像个大人，勇敢地站出来顶替了他，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包睁开眯缝的眼，欠起身来，仔细看了我两眼，才说：“也就是说，你十二岁就放过筏子，吃水上饭，过那种一边朝水里拉屎一边舀起水来喝的日子。”我说：“这有啥奇怪呢？你十二岁时只晓得拍烟盒。”老包点了一支烟说：“讲一下，讲一下，有点传奇。”

二

我妈给我一把杀猪刀，说：“不能让你爸去送死。走，我们去和他拼了。”当然是和单位领导吴思虑主任拼了，我把刀背在身后，昂首挺胸跟着我妈进了革委会办公室。吴主任的脾气比我们还大，吼得屋顶的瓦都要掉下来了。我亮出了刀。他不敢相信似的瞪着眼，退到了椅子后面。我妈用鼻孔哼了两声说：“要么换人，要么换刀。”吴主任说：“换人，哪里有人可换，都有革命工作要做。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举起刀在空中劈了两下，喊了句口号：“打倒反革命！”吴主任阴阳怪气地说：“你娃有种，在我面前耍威风。你有种就替你爸去干革命。”我一听这话，立即放下刀子。（老包说：“啥意思哦，我以为你把他杀了呢。”）我老早就想去放筏子了，好玩得很。我紧逼了吴主任一句：“你敢不敢派我去？”我妈急得直拉我的左手。他说：“好，好，好，老子就派你去，你莫后悔。”我说：“可以，待遇呢？”他说：“老子让你享受大人待遇。”事情就这么定了。

三

我到西水河边的水运队报到，被分在第八分队。分队长白其乐是我爸的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亲非故的，从小我就叫他舅舅（老包说：“叫舅舅又不吃亏。”）他很矮，只有我十二岁那么高；很丑，外号叫猪八。饭量惊人，我家的大半锅饭被他一口气吃

完 我爸只吃了一块锅巴 还饿着肚子表态：“不饿 不饿。”以后他来 家里就煮两锅饭。

舅舅是我见过的人里力气最大的，他能把一根青杠棍子拧成麻花。我跟他打赌，只要他能抱起一根十六米长的圆木的梢头，把它的根部抬起来并推上车，我就输他一包烟。他赢了，那包烟值九分钱（老包说：“上厕所都不够。”）我回想起来了，当时河边有个搬运工，也是个大力士，体形比舅舅大两号。俩人谁也不服谁，经常在河边较手劲。俩人面对面，肘部撑在大岩石面上，右拳相握，左手抵在岩石与身体之间，牙关紧咬，脸憋得通红，全身肌肉鼓胀，蹬起骑马桩，劲只往一处使。沙滩有点滑，俩人绕着石头缓慢地移动着调整重心，竟在脚下划出两个圆圈来。河边的人都来看，从河边到半山腰的洪水线处，密密麻麻的人头。直到月亮升起来，俩人只打了个平手。

舅舅的酒量也很大。他家里的大炉缸盛的全是酒。每天早上，他起来就喝一大瓢酒，才下河去指挥民工扎筏子。每个筏子都有平房那么高，八米宽。放在水里，如一头巨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见谁灭谁——（老包跳起来，朝茶铺大声喊：“开水，伙计，你个狗日的，电视里又没脱裤子，有啥子看头？快点！”伙计蹲在火炉边取暖，伸长脖子应道：“来了，来了。”）

四

木筏扎好了。我们就在河边等洪水。我们将顺流而下，出酉水，入沅江，直到湖南常德。我等得不耐烦了，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整天在河边打水漂、摸小鱼。舅舅也怕没事干，他没老婆，整天想女人。舅舅特别想女人的时候，就带我去钓鱼。我们离开码头，朝上游走，进了幽森森的峡谷，在绝壁下找到一处大回水沱，垂下了钓竿。那年月，鱼多得要命，不停咬钩，我一口气钓了十二条大鱼。小鱼不计其数，都扔在沙滩上等死。只有母猪壳（鲑鱼的一种）被我留下来，它是最好吃的一种鱼，鱼骨头像一把梳子，最多能长到半斤。舅舅比我还挑剔，他只钓一种鱼，而且只要一斤半大小的。这鱼叫马口鱼，因嘴形长得像马嘴巴而得名。把它上唇翻起来，鱼唇圆圆的，让

它咬住一根较粗的木棍，甩都甩不脱，咬得紧，沿河上下的人们一般不用草茎穿它的鳃，就可把它提回家去了。

我起初不知道马口鱼的妙用。看着舅舅在沙滩和乱石之间着急的身影，我疑惑不解，只想笑。“哈哈，哈哈，哦，哦，哦。”舅舅丢掉五六十条鱼之后，终于钓到了称心如意的马口鱼，扔了钓竿，把鱼搂在怀里，快乐得手舞足蹈，像个非洲土著。我真搞糊涂了，不就是一条马口鱼嘛，有啥子值得如此疯癫的？（老包喝了一大口茶，说：“别装神弄鬼了，究竟怎么回事？”）只见舅舅脱了裤子，亮出又粗又硬的家伙，翻开鱼唇，把鱼套了上去。我全明白了。（老包眼睛都瞪圆了，“哇”了一声）看着他站在那里，双手抱着脖子朝天上吐气。鱼就横在腰际，扑闪着尾巴拼命挣扎，鱼鳞和花纹闪闪发亮，我都看傻了。他突然一声长啸，惊得悬崖上的鹰滑出巢来，在空中盘旋最后，他躺在沙滩上，像死人一样舒服。回家路上，舅舅说：“这河里的马口鱼，长到一斤半，都是我老婆。”（老包问道：“他搞过的那条马口鱼，你们吃没吃？”我说：“呸，舅舅怎么会吃他的老婆呢？”）

五

鱼和豆腐堆在大铁锅里，微火慢慢煨，香气扑鼻。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放倒了十几条好汉。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见雨季沿着南方的山脊远远地来了。雨哗啦哗啦下，四下里只有水声。只有水声和我的梦。

雨一下就是二十多天。洪水滔天了，几十里内都是河流的咆哮声。那年的洪水比往年都来得凶猛，人们看着上游漂来的牛、羊、猪和许多野树，甚至半座大屋，都没人敢去捞浮财。

雨刚小得可以不戴斗笠了。吴主任就从县城下来组织誓师大会。人群在他面前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他刚要讲话，人群后面响起一声炸雷：“狗日的吴思虑，你思虑个锤子，全他妈坏心眼。”人群立即分开一条缝，好让吴主任看清是谁。除了舅舅，别人没这个胆。舅舅提着两个锺钵似的拳头走了过去，他继续骂道：“老子今天打死你，让你少害点人。你他妈的想得出来，派个细娃来放筏子，出

了事，我怎么向友人交代哦？”我站在人群里，想喊口号却不知喊啥子才好。我想，舅舅力气大，一拳下去，一定打得吴主任皮开肉绽，肉打成泥，骨头打成渣渣。

吴思虑显然怕了，腿肚子发软。他要是继续挺胸昂头的话，肯定挨打了，低着头呢，又刚好和矮子舅舅面对面。情急之下，舅舅已冲到他面前，他发话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他说：“你看你，你看你，硬是得有个老婆来勒你这匹野马的缰绳。这样吧，这次回来，我给你找个老婆，我当成革命任务来完成。”听到这样的允诺，舅舅松开了拳头，人都软了，只晓得嘿嘿嘿傻笑。（老包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胆小鬼。”）舅舅突然一转身，大步走向木筏堆，爬了上去。他挥舞着手臂大声喊道：“兄弟们，吃肉，喝酒，有老婆的回家搞老婆。明天早上出发。”

六

我们出发了。打头阵。有三个分队共二十五个人，押十二条筏子顺流而下。我们飞驰如箭，出发不过两三个小时，已过了万重山。在快到里耶镇时，中间有两条筏子散了架，若不及时修整，我们会被零散的圆木砸得全军覆没。我们靠了岩，重新扎那两条筏子。我们都在齐腰深的水里齐心协力。舅舅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一边把一条粗绳子勒紧一边对我说：“也没什么好怕的，要死卵朝天，不死好过年，命都是一条，早死晚死也没啥区别。放筏子别的不怕，就怕夹缝水。”（老包问：“夹缝水是什么东西？”我说：“洪水是乱的，水流方向不一致，几经冲撞，会在急流中突然形成一种向下的猛力，筏子跟着往下一沉，两边的恶浪又乘虚挤压过来，可以将筏子折成两半，并拍合在一起，当时从上游下来的湖北佬队伍里就有条筏子遇上了夹缝水，有三个工人被拍合的筏子拍成了肉酱。”老包说：“好骇人。”我说：“每年都有人死。庆功会之前一般是追悼会。”）我把又一条粗绳子递给舅舅时，明显感到一条大鱼撞在我的腿肚子上，很疼。

等两条筏子重新扎牢时，大伙都喊累。决定在里耶镇歇一夜，小镇顺河道一字排开两里多，洪水只差两米就会上街，码头上有很

多妇女在残存的条石上捶洗衣物。临水的吊脚楼上，有几个女人，用洪水洗脚，感觉整个镇子刚好浮在水面上似的。我们系牢筏子，在炊事员把晚饭煮熟之前，闲得没事干。二分队的人便出了一块钱的赌注，赌哪个狗日的敢一丝不挂跑过那条街。我首先跳了出来，大声说：“我敢！”大伙都说：“你不算，你毛都没长，不算。”我急了，就脱了裤子让他们看，稀稀疏疏的几根毛，被他们笑死。他们反正都不让我挣那一块钱。舅舅朝河里撒了一泡尿，笑嘻嘻地说：“我敢跑。你们把钱拿出来。”有人说：“跑完了，就给你。”他说：“不行，到时候你们耍赖，我又不能一拳打你下河。”几个打赌的人凑零钱让二分队队长换成一张整钱，钱由我保管。舅舅脱光了，扛着橈片，就上岸了，拔腿就在街上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大喊：“闪开，闪开，我的筏子丢了，我的筏子丢了。”街上的男人们笑得合不拢嘴，码头边的妇女一边骂：“狗日的哟。”一边躲避，躲不及的就挥舞捶衣棒猛打舅舅，他一闪就过去了。大姑娘们都在尖叫，老妇人们就拿晾衣竿打，或把扫帚和破碗砸过来。他就在枪林弹雨中冲过镇子。我抱着他的衣服远远地跟着跑。我看见很多条平时极凶的狗钻在主人的胯下，惊奇地看着他远去的裸体。

舅舅穿好衣服，我扛着橈片，得意洋洋地往回走。在临街的供销社，他要了半斤酒，“咕噜”一声就喝了下去。一抹嘴，没事一般。售货员是个中年妇女，她拇指一挑说：“好酒量。”舅舅就更得意，我趁机敲诈他两碗米豆腐，他爽快地答应了，还加了一碗大肉面，太好吃了。

七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就靠了岸，打算在边城歇一夜。（老包说：“边城”是不是沈从文写过的？”我说：“当然是，不身临其境，你根本不晓得沈从文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当时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却不再叫洪安或茶峒这样的地名，而是说边城。”我们这么早就停下来，不是我们不想早日完成革命工作，而是有原因的。我们队伍里至少有三个人在岸上有相好，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上岸，走的时候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这时，舅舅很可怜，心里像

猫抓，独自站在筏子边缘，朝河里吐口水，看见漩涡就用竹竿去搅一搅。再说我们晚上有行动。我们要去偷湖北佬的筏子，他们就在下游两里处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我们计划好了，留五个人看守我们的阵地，八个人在半路上埋伏，备好滚木雷石，多带棍棒，准备万一被发现时打一场恶仗，另外十二个力气大的人负责偷筏子，趁湖北佬睡着了，拖着筏子逆流而上，偷回来就编在我们的队伍里，第二天堂堂正正地放下去，若是赶上了湖北佬，他们一定会说：“昨夜丢了一个筏子。”我们都不笑，好心地安慰他们：“恶浪滔天的，丢个筏子也正常。”偷得的筏子放入沅江，便宜卖给湖南伢子，我们都可以分点儿钱。

为了晚上更有劲，伙食都超标了，煨了五斤酱爆肥肉，用青椒和蒜苗炒了两块老腊肉，香气顺河风吹向下游，馋得别人口水嘀嘀嗒嗒的。大家喝了很多酒，这样胆子更大一些。吃饱喝足了，都呆呆地看着天空，等着夜幕落下，砸两个流星下来也不怕。

我们还没等到动手的时刻，舅舅就出事了。当时天色已暗，金星都升起来了。远远看见上游冲下来一幢木屋，屋顶还有两个呼天喊地的女人。那么大的水，没人敢去救。我们都替她们惋惜，我们说：“没得救了。”（老包问：“那木屋是不是黑色的？”我说：“是。”他就说：“那是幽灵之车，是死神的坐骑。你不讲，我都晓得，你舅舅为了屋顶上那两个女人就非死不可。”）

我们都是信命的人，相信命中注定的事总是要发生的。是祸躲不脱。那木屋被洪水冲了下来，屋顶的两个女人声音都喊哑了。恐惧使她们紧抓大梁的手都痉挛了。眼看就要冲过去了。突然，木屋正前方水面涌起一股罕见的鼓股水，在河面铺开一面巨大的圆镜似的水域，压住了凶涛恶浪。（老包问：“为啥子？”我说：“洪水乱窜。会在水底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当它力量足够大或遇到山势阻力时，就去突发猛力地朝上涌出，冲出水面，力量朝四周分解，水面就会形成一面巨大的圆镜，有点像烙平的一块饼。”）急流突然转向，朝两岸拍打过来，我们站在岸边，都被飞溅而起的巨浪淋湿了。那木屋被水浪一推，奇迹般地挣脱了主流，差一点推到岸边。它在浅水区打了五六个转，又被拍岸后返回的水浪一推，眼看又要被送回急流之中去了。这时，舅舅已不顾一切地扑下了水，想抢在急流

与浅水分界的一块巨大礁石前把那木屋拉回来。如果他力气不大的话，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加上多喝了酒，他以为连老天爷都不是他的对手了。我、二分队队长和六分队队长条件反射似的跟着扑下了河。在水里跑了几步就不行了。我差点被洪水冲走。脚步踉跄之际，两个分队长刚好转身往回跑，各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左右胳膊。我们返回岸上这时，舅舅已抓住了木屋。他站在礁石前，用一条腿抵住石头，使出了全身的劲，双手紧托着木屋的下端。人、木屋和礁石在几分钟内和急流势均力敌，相持在水中。木屋几乎是静止的，不断追加的急流在后面沿木板往上蹿，只听“咔嚓咔嚓”一阵响，木屋被折断了一半，许多碎片爆炸似的飞了出去，舅舅身体往后一躺，用背抵在礁石上，又一次稳住了木屋前冲之势。这时，一个女人不要命地从屋顶跳了下来，“咕咚”一声，根本没有站稳脚跟的机会，就被洪水冲倒，眼看就要顺着急流从礁石旁冲走了，舅舅腾出一只手，去抓这个人。那木屋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猛然一冲，重重地砸在他的肚子和前胸上。他“啊呀”一声，脖子一伸，喷出一口鲜血。那女人漂走了，很快从水面消失了。那木屋一转，滑开了，绕过舅舅和礁石，又被恶浪带向了下游。舅舅被那木屋一带，眼看也要顺流而去了，他猛扑一下，死死抓住了礁石，急流上只有他那双无限绝望的眼睛。这时候，我们中有五个人腰际拴了保险绳扑下水去，在舅舅要被冲走的一瞬间搂住了他的腰。大伙一起用力拉，把他们拉上了岸。

我们把舅舅送到乡卫生所，把他放在一张不太大的病床上，大伙在屋里站得满满的。仅有的两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以及医院打杂的人都来看了。摇摇头说：“没救了。”随后赶来的两个土医生和一个赤脚医生，也只是摇摇头。

舅舅突然停止了呻吟，用细若游丝的声音呢喃着：“我要女人……我要女人……”二分队队长抱着他的头说：“回去就有了，啊，回去就有了。”他又改口说：“我要老婆……”并瞪了我一眼。我立刻明白了，转身冲了出去。在街上问清了本地渔船的避风港，便沿着青石板路跑去。在小河里（就是边城里那个翠翠摆渡的河）停满了渔船。我跳上其中一条，扯开后盖板，就跳进了鱼舱。好多鱼。船老板气急败坏地在我耳边大吼：“狗杂种，你搞啥子？”我一边在鱼